

不可相于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
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
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
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
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
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
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
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

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
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
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
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
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
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蕃親雖再降猶依
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蕃降大功大功降爲
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
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

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
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
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
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
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
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
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
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
也遂從琛議遷負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

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
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
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
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竝
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
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
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
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
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

握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
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
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
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
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
鑒如不允合亮其竊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
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
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
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
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
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
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
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
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
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
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
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為民害驚困邑
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

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
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一
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
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翔飛蠕動
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
下顯顯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
追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
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

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一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
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
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
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
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
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
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
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
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

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
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
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其
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
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
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
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
還受其弊矣今若整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
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

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
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
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
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
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梳之子旣得伏奏
惟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
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
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
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


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
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定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
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
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
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
年之 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
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
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為
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及四 又備在
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
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
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
權其事宜皆 不怠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
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
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
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

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
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
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
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
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
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
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
奏高祖大怒召至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蹇蹇
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

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
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
洽聞不宜同於闡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
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
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鐔
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
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
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

四明不達內省其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
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
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
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
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
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
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
多但未知此是可使卿云鴛困邑宰則拱手聽
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竝何姓名

廉平制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

掣肘實為異事耳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
多由  或復軍糧諸所飢急蓋不獲已而遣
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
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
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
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
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
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

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
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
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
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
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
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
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
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
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去何可知若家家搜
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
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
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
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
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
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
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
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
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

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
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
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
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
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
又云女奴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
多畜奴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
八多畜女奴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
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小女復傳翼增
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
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
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
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
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
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傳翼卿以朝廷
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
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
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

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閹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

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譬肌分理復
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
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
何者未領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
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
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
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
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
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

言終頃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
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
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
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
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
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
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
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

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輦至闕
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
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輦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
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
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
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
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為
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
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
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
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
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
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
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

列傳

廿九卷

三十三之三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

散騎常侍姚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羊侃

羊鴦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

梁書傳三十三

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為使持節都

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金城普通五年魏

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諡鈔異已立諸子為

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

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為附庸高祖許焉授

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既逼

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

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

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

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
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
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
紫光祿其年立為東魏主不行仍授使持節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
史大同二年徵為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
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
景隆封沁陽縣公邑千戶出為持節都督廣越
本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
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荊城王不行俄除侍
中度又尚書太清初又為使持節都督廣越交
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
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
增封并前為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為持節
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

隆後為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為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眾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為刺史鎮撫此州眾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為宗正卿屬尔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為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

三十五

梁書傳三十三

三

元樹

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廩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為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

奉為主詔封貞為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
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
達仕魏為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
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
甲第女樂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
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
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
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
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
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遠除
大僕卿出為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
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
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
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
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
為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

軍右衛如故遺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衛
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
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
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
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
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
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
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

三十一

梁書傳三十三

五

五元亨

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
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躑足歌之辭甚悽
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
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
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
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
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
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

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母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

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敷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乃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季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尔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

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
悲歌俛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
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俛以大通三年至
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
給元比拜爲刺史尋以俛爲都督北討諸軍事
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
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
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俛有舊願
得同行高祖乃召俛問方略俛具陳進取之計
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俛曰臣拔迹還
朝常思効命然竇未嘗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
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
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
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
高祖謂俛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
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

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
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
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
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
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
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
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
製武宴詩二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
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

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
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
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牀非闍人所坐竟
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
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
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
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
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
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

陳徐遷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
高祖問侯討景之策侯曰景反迹人見或容豕
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
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侯率千餘騎頓望國
門景至新林追侯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
事時景既卒至百姓聽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
侯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
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侯命斬數人方得止及

賊逼城衆皆恟懼侯偽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
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
盛侯親自距抗以水澆火滅引弓射殺數人
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
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侯辭不受部曲千餘人
並私加賞資賊為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
制侯作雉尾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
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上山以臨城城中震
侯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成又作

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斷虛彼衆
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卓動果倒衆皆
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縮議
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
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
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
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
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
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贊為景所獲執

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
贊曰久以汝為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
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
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博士哲呼侃與語
曰侯王遠來問評天子何為閉距一時進納尚
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
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
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玉城之北虜馬飲淮矢

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
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
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
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旣居
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聖上臨四海
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
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
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
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

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
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
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
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邁
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
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
部僦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力至十餘石嘗
於兗州堯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

破碎保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其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
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
人咸推能掌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
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
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
船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
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
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侶在北嘗同

三千八

梁書列傳三十一

十二

學有詔令侶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
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
花燭侶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
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
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
燔金帛不可勝數侶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
孺才恐懼自逃匿侶慰喻使還待之如舊自第三

子鷗

鷗字子鷗隨侯臺內城陷

於陽平侯

還

待之甚厚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
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僮書曰
獲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
遂直向京口至胡丘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
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
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
中以小刀投船鷓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鷓為
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
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
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
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正峽中除西晉州刺史
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
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鷓赴援不及從王
僧愷征蕭鼓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為侯
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
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
縣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負外散騎常

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為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豫司淮冀所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懼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恩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

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於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
不懷來其皆徇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
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
侃鴉仁值大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
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
之殉節斯其謂乎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九

一十四十五

梁書傳三十三

十五

羊侃傳并其兄默及三弟悅給元皆拜為刺史
悅南史作忱未知孰是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司馬聚

到溉

劉顯

劉之遴弟之亨

許懋

司馬聚字元素河內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
農高密敬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變善三禮仕

三五十九

梁書傳三十四

一

王元亨

齊官至國子博士聚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
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觀沛國劉瓛為儒
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
推重焉初為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
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聚治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聚所議多見施
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聚學尤精於
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
不能斷皆取沃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

美今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為仁威長史長沙
內史遷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真可
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
軍事聚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
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
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
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
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

三十五

梁書傳三十四

二

王元

郎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為任
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
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為建安內史遷
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諱為會稽
太守以漑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
到漑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間有進止每須
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
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
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表太守加招遠將

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
所益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
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
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
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
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竒石高祖戲與
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
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斂板對曰臣旣

三
三

梁書傳三十四

三

七

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
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
疾旣家門雍睦兄弟持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
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
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
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
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
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
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

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
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一詔贈本官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
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
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
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
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
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
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
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
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
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融晉安內史顯幼
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
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
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
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
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
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
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
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
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為太子
少傅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
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為佐九年始革尚書五
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

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
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
出為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為尚書儀
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秣陵令又除驃
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
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
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
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
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
博士出為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
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
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
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
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
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為一
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
而名不稱者可為長大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

三〇四

梁書傳三十四

六

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
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鑄墓版之遴已略
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
枯軀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為
誌銘曰繫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
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
飮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
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
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

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
營返魄沉沉丹白馬向郊丹旒其輦野扶輿
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
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墜柳蕙春禽寒
斂翫長空常暗陰泉獨湧柎彼故塋流芬相踵
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
士諡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
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

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
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
為太學博士時張穆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
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
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
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
書起部郎延陵令荊州治中太宗臨荊州仍遷
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
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遷除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荊州太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

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所奏免久之為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竒在荊州聚古器數千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二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

國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鄧陽
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
子令之遊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遊
具其狀十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
年三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
書年月日字又案古今敘傳號為中篇今本
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
班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
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

梁書傳三四

九

張林

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
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
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
今本韓彭英盧吳述去信惟饑隸布實鯨徒載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
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邾之傑子實惟彭英
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
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遊好屬又多
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

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
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
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
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
編年之教言闡義繁立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
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
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
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鑠指歸殊致詳略
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
迄將五紀兼晚冬暮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
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
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
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
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
卿又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
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
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
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
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
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
毛詩旦領師說晚而復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
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允曉故
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
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
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
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駿同志
友善僕射江柘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
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
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
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
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
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
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
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

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
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
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禛禛謂盛息也五帝
禛禛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禛梁甫連延不
絕父没子繼也若謂禛禛為盛息者古義以
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禛云云
黃帝封太山禛亭亭皆不禛禛禛而云盛息則
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禛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
顓頊封泰山禛云云帝嚳封泰山禛云云堯封

三

梁書傳三

士

武

太山禛云云舜封太山禛云云亦不禛亭亭若
合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
之義矣若謂三王禛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
者禹封太山禛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禛社首舊
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
三王皆封太山禛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
世之義禛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禛碗或欲
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
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粟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
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
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
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
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
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
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
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

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
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
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
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
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
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
漢武帝宗信方壬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
事獨與霍嬪俱上旣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
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

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麥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

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六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負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

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
至祀于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
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
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
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
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

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位
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尔誠敬之道盡
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
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
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
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衣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

猶去服袞冕懋駁去禮去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去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

禮又無其事且禮又去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梁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遷之博術博通到流文
秀優敏顯發之謙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濳對
在石斯之嚴朱之任焉而漑之謙遂至顯與亟
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四十四

梁書四十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規

劉穀宗懷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遵

劉潛

弟孝勝孝威孝先

小字
大八十八

梁書傳三十五

杜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
 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
 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
 為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
 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
 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
 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講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